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八十六回 魚鱗鎮家人說凶信 三義居醉鬼報佳音

詩曰：美酒從來不可貪，醉中偏愛吐真言。
無心說要有心聽，話裡妙寓巧機關。

且說艾虎到了小酒鋪，他也不認的字。書中暗交三義居是個小酒鋪，不賣菜。艾虎隨便坐下，要了兩壺酒。酒菜就是醃豆兒、豆腐乾。酒坐不多，就有七八個人。艾虎為的是打聽事情，出在茶館酒肆中，暗暗聽他們說些什麼言語，就有說莊稼的，就有說買賣的。

忽然打外頭進來一個醉鬼，身上的衣服藍縷，高挽著髮髻，沒戴頭巾，抗著一件大氅，白襪青鞋；酒糟臉，鬥雞眉，小眼睛，斷山根，翻鼻孔，小耳朵，耗子嘴，兩腮無肉，細脖頸，躬躬肩，雞胸脯，圓脊梁蓋，紅滑子腳，面賽薑黃，黃中透紫，借著酒的那個顏色，更紫的難看。進門來身軀亂晃，舌頭是短的，說：「哥們都有了酒了？這邊再喝罷，過賣拿兩壺。」過賣潑：「大爺，你可別惱，櫃上有話，你還不明白嗎？上回就告訴你了，不賒。你說你有錢，喝完了沒錢，我拿出錢來給你墊上，一共才幾□個錢，可算不了什麼。你說第二天給我，至今天一個多月了。又來喝酒，是有錢？是沒錢？我可沒錢墊了，別叫我跟著受惱。」醉鬼說：「今天不但有錢，到晚半天還有銀子呢。你先給我記一記，晚晌連櫃上的前帳都清了。」過賣說：「那可不行！你上櫃上說去，我擔不住。」醉鬼說：「二哥，廟裡那個事，我是準知道的。我下了好幾天工夫哩，我全知底。不但那個事情，他們還捐著一個人呢！晚上我去了，不給我銀子，我和他們弄場官司。別看他們有銀錢勢力，我有條命。」過賣說：「你說下天文表來也不行。」艾虎聽了，暗說：「捐著一個人，內中有因，不如我請這個人喝兩壺酒，問他一問。倘若有了哥哥的下落，可也難定。」遂說道：「那個朋友，你喝酒，咱們哥兩個一同的喝。來，我請你喝兩壺。」那人聽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哥哥，咱們素不相識，我又不能作個東道，如何討擾？」過賣說：「你不用拘著。」隨即過來，就給艾虎作了一個揖，就坐在對面。

艾虎又叫拿兩壺酒來，便問：「這位大哥貴姓？」回答：「姓劉，我叫劉光華，有個外號，叫作酒罈子。不瞞大哥說，我就是好喝兩杯。」拿過酒來，他要給艾虎斟。艾爺不教斟，這才自己斟上，喝了幾盅。艾虎叫：「劉大哥。」那人說：「不敢，你是大哥。你老的貴姓？」艾爺說：「姓艾。我方才聽見你說晚上就有了銀子了。叫他記記，他們都不記，他們可真來的死象。」劉光華說：「我可真是該他們的。」艾虎說：「你晚上怎麼就會有了銀子了？」回答說：「艾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此話說出來可有些個犯禁。在咱們這西邊有個廟，叫雲翠庵，是個尼姑廟，裡頭有個尼姑，叫妙修——妙師傅。老尼姑死了，剩下這個小尼姑，掌管雲翠庵。他還收了兩個小徒弟，叫什麼我可記不清楚了。就不用問他們那個長象，長的有多麼好哩！淨交我們這裡紳衿、富戶、大財主的少爺。廟也多，也亂騰的利害，每天晚上，總有好些個人住的廟內各處。各處地方也大，房子也大，連他帶他徒弟應酬這些人，連這裡官府還有去的哪。不但這個呀，那個尼僧還有本事呢，高來高去，走房如踏平地一般。按說這話可說不的呀，他是個女賊，大案賊還常住在廟內哪。」

艾虎說：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劉光華說：「我有堂叔伯姥姥在廟內傭工，廟裡頭每天得點子吃的，就給我們家裡拿的去。到我們家說住了話，就懶怠走哩，也是不願意在廟裡，怕早晚遭了官司，受連累，因掙的錢多，又捨不得。」艾虎道：「你方才說捐住人，是什麼事？」劉光華說：「那更說不得。」連連擺手搖頭。艾虎又要了幾壺酒，明知道他不肯說，多要幾壺酒，灌醉了他，他就必然說出來了。左一杯，右一盞，苦苦的一讓。劉光華本來就在別處已經喝夠了幾成了，這裡又叫艾虎苦苦一灌，舌頭更短哩，兩個眼睛發直，心裡總想著過意不去，怎麼答報答報艾爺才好。艾虎看出這個光景來了，復又問道：「廟裡頭捐人，到底是男是女？」醉鬼說：「女人也有，男人也有。女人可說不得，是我們本地有名人名。這裡頭還有人命哪！男人也不知是那裡的，咱們疑惑著是上那找便宜去了，原來不是，是管閒事去哩，給便宜不要。那個尼姑情願將他留在廟中，他偏不肯，如今幽囚起來了。也有他的吃喝，就是出不來，非從了妙修不行。這個人長的本來也好看，大姑娘都沒他長的好看。」

艾虎想著必是大爺，又問道：「劉大哥是親眼得見的？」回答：「不是，我姥姥說的。」又問：「是個文人？是個武人？」回答說：「是個武的，能耐大著的哪。」艾虎一想，更是大爺了。

正然問話，忽然見外邊有許多人「嘩」一笑，有宗奇事。見一個人身軀不到五尺，極其瘦弱。青布四方巾，迎面嵌白骨，飄帶剩了根半。青綢子袍兒，上面著些個補丁，黃藍綠什麼顏色都有。一根舊絲絛看不出什麼顏色來了，穗子全禿了，還接著好幾節。青綢子中衣也是破爛，高腰襪子，襪腰禿嚙到核桃骨兒上，一雙大紅厚底雲履鞋。看臉膛如重棗一般，一雙短眉，一對圓眼，黃眼珠自來的放光，準頭小，嘴唇薄，兩腮無肉，大顴骨，尖頭頂，元寶耳朵。手拿著蒼蠅拴，倒騎著一匹黑驢。大家瞧著，以為稀罕之事，故此大家笑他。到了酒鋪，往裡瞧了一眼。大家伙都瞧他，這才看出來都有了鬚鬚了。他這鬚子和臉一個顏色，紅不紅，黃不黃的。瞧他這個下驢各別：倒騎著，一扶驢，「嗖」的一聲就下來了。艾虎那麼快的眼睛，直沒瞧見他怎麼下的驢。可也不拴著。

他說話是南方的口音，說：「唔呀！站住。」驢就四足牢紮。他就進了屋子喝酒，叫過賣要酒。過賣說要多少，回答兩壺。過賣先給他擺上鹹菜碟，復又拿過兩壺酒來，問道：「這驢不拴上點，要跑了呢？」回答說：「唔呀！除非你安著心偷。」過賣說：「我告訴你這是好話，這街上亂。」那人說：「我這就喝完。」見他把酒拿起，他一口就是一壺。

艾虎瞧著這個人各別，再瞧同他喝酒的那醉鬼，爬著桌子就睡覺了。自己就知道這個騎驢的多一半準是個賊，就先把過賣叫來，會了酒鈔，也不叫那個醉鬼。他淨等著這個騎驢的出去，他跟將出去，看他奔什麼所在。

果然見這個騎驢的喝了兩壺，又要了兩壺，就是吃了一塊豆腐乾。他叫過賣算帳。

過賣要算，他又攔住說：「我算出來了，四四一□六，搭兩個錢，一共□八個錢，明天帶來罷。」過賣說：「今天怎麼都是這個事呢，全是一個老錢沒有就敢喝酒。那個劉光華倒是認的，這個素不知底，又不知他家鄉住處。」這個騎驢的惱哩，說：「太不認街坊了！教你記上，你不記上，我驢丟了，賠我驢罷。」過賣說：「你的驢丟了，怎麼教我賠驢呢？」騎驢的說：「在你這裡喝酒，萬兩黃金，你都該給照應著。」過賣說：「我明白你這意思了，我們這酒錢不要了，管把你也不要驢罷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敢情那麼好，要不咱們兩便罷。」艾虎過來說：「你們兩個人不用爭鬥了，這個酒錢我付了罷。」過賣說：「得了，以後人家不敢在我們這裡喝酒來了。一個是請喝的，一個是抄酒帳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你不用放閒話。」艾虎說：「酒錢我付了，這個驢怎麼找呢？」

那人說：「我這個驢不怕的，丟不了。我是出來騙點酒喝。那驢到人家有牲口的地方，槽頭上騙點草吃就得了。」只見他一捏嘴，一聲呼哨。艾虎知道他九成是賊了。不多一時，就見他那驢連躡帶進回來了。過賣說：「難為你，怎麼排練來著？」就見他一抱拳，也並不道個謝，也並不問名姓，說了聲「再見」。艾虎也要一抱拳，一瞧那個人已經上驢去了，在驢上騎著呢。艾虎到了外頭，過賣也到了外頭。過賣成心戲耍他，這回這個驢呀，情而必真是騎正了。過賣成心耍笑他，說：「你騎倒哩。」那人道：「皆因我多貪了兩壺酒，我醉了。我就是好喝一盅，我在家裡喝醉的時候倒騎了驢，是我兒子告訴我的。」過賣道：「好說呀！孫子。對了，原是這麼騎著的是。」艾虎見他買了過賣一個便宜，他又把雙腿往上一擡，在半懸空中打了一個旋風，仿然是摔那個一字轉環岔的相似，好身法，好快，就把身子轉過去了，仍是倒騎著驢。那驢也真快。艾虎追下去了。

出了魚鱗鎮，西口路北有座廟，見那個騎驢的下了驢，在門口那裡自言自語的瞧著山門上頭說：「這就是雲翠庵。」艾虎心中一動，原來雲翠庵就在這裡。見那人拉著驢往廟後去了。艾虎遂即瞧了瞧廟門，也就跟在後邊來了。到了廟後，見有一片小樹林，

過這一個小樹林，正北是一個大葦塘，找那個人，可就蹤跡不見了。艾虎一陣發怔納悶：「又沒有別的道路，他往那裡去了？」直到葦塘邊上，看見那小驢蹄兒的印了，看著奔了葦子那裡去了。離著葦子越近，地勢越陷，驢蹄子印兒越看的真。順著驢蹄子印，倒要找找它奔什麼地方去了。一件怪事，這個驢蹄子印，就在這葦塘邊上，再往裡找，一個印也沒有了，往回去的印也沒有，往別處的印也沒有。艾虎納了半天的悶，說：「這個人實在怪道！」找了半天，也就無法了。按舊路而回，從新又到廟前踩踩道，俱都看明，轉頭回店。

回到順興店中，徐良已然回來了，皺眉皺眼在那裡生氣呢。艾虎進去說：「三哥早回來了嗎？」答道：「回來了半天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三哥出去見著什麼信息沒有？」答道：「什麼也沒打聽出來。老兄弟！你見著什麼信息？」艾虎還未回言，胡小記打外邊進來。艾虎說：「又來了一個。」進門就問：「大哥打聽著什麼信息沒有？」胡小記說：「出去了半天，什麼事我也沒打聽出來。」徐良說：「必然是老兄弟打聽著了。面上有喜色，必是打聽著了。」艾虎把方才在酒鋪遇見醉鬼泄機，看見騎驢的詫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徐良歡喜，議論大家晚晌上雲翠庵找芸生。不知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